

報告6 新疆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4-06-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 吉木萨尔县文化和旅游局, 北庭学研究院, 郭, 物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84

報告 6 新疆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
吉木萨尔县文化和旅游局
北庭学研究院

北庭故城遗址南枕天山、北望草原，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 12 公里处，核心区域占地 1.5 平方公里。其外城南北长约 1.5 公里，东西宽约 1 公里，大体分内外两重城。内外城墙均有护城河、马面、敌台和角楼。北庭故城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高昌回鹘夏都、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驻地，是唐至元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北麓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麓保存最为完整、最大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图一）。



图一 北庭故城布局及鸟瞰

2018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物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工作思路是严格按照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念规划和推进相关工作，从城门、街道和水道等城市框架性节点入手，通过普遍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探沟解剖和全面布方发掘相配合，点面结合，层层推进。2018年至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昌吉州文化与旅游局、吉木萨尔县文化与旅游局（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北庭学研究院，经过五年一万多平方米的田野考古工作，北庭故城考古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图二）。



图二 历年发掘位置及区域示意图

第一、对内外各城门进行了发掘，各座城门的形制布局和建设、使用情况渐渐清晰。

2018至2019年发掘了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内城西门门洞路面高于现代地面一米左右，宽约4米。在内城西门北侧门洞清理出



九个排叉柱的柱槽及基坑。门洞有后期夯土封堵痕迹。这个遗址发现唐开元通宝、铁铠甲残片、各类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等。

内城北门西侧保存较好，可以看到中间的排叉柱是垂直的，两边则随城墙略有收分。考古发掘发现门洞两壁排叉柱的基坑，使用方形柱础石，西侧可见排叉柱柱槽 7 个，路面已经被毁，宽约 4 米。通过发掘东侧城墙，确认有上马道。通过探沟，清理出内城北门外侧的护城壕。内城北门内侧南部探方里面发现莲花纹的瓦当，属于北庭故城比较少见的瓦当，有可能是唐代。在内城北门南侧，发现莲纹砖铺成的地面，整个莲纹砖呈正方形，四个角为唐草纹，中间为花心，莲瓣是中间的主题纹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莲花，外面一圈联珠纹。北庭故城发现了莲花纹方砖，说明北庭都护府作为北疆地区最高统治机构，级别较高，也充分说明了这里的繁荣（图三）。





图三 北庭故城内城北门及附近出土围棋子、莲花纹瓦当和地砖

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南部发现一个用不同时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长方形封闭区域，可能是回鹘时期增建的一个建筑遗迹，这为进一步了解城门的时代和结构提供了新的材料。2019-2020年继续清理了这个遗址和西门前的城壕。建筑遗址出土了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联珠莲瓣纹残瓦当，与长安发

现的唐代瓦当相似。说明西门城楼曾经使用过典型的唐代瓦当。门址附近的解剖沟发掘基本可以确定护城河的位置、宽度和深度。内城西门门洞附近的护城河距城墙近 20 米，上口宽度为 9-10 米，深度 2.9 米。城门以外的城壕上口宽度迅速增加至近 20-30 米左右。2019 年至 2020 年还继续清理了内城西门门洞南侧的院落遗址。院落遗址出土了滑石制作的圭形器（图四）。









图四 内城西门发掘现场及门洞北侧排叉柱槽、城壕、莲花纹瓦当、围棋子

内城南墙中段台地破坏严重，仅剩生土层。发掘证明，这里可能是南侧城门遗址，但很有可能是作为南墙军事指挥和警戒中心的一处大型敌台遗址，内城并未设置南门。

外城北门门洞两侧发现排叉柱使用木地袱作为木柱础，门洞宽4米。北门在历史上曾被用土坯和土封堵。近现代利用城门城墙修建的烧酒作坊、民房和井都被清理出来。通过探沟的发掘可知，在羊马城修建以前，北门外有一条护城壕沟。在外城北门瓮城的夯土里面，发现了一枚开元通宝，对外城的城墙修建年代上限的确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修建的最早的时间不会超过唐代铸造这枚开元通宝的时期（图五）。









图五 外城北门发掘现场及出土鸣镝和开元通宝铜币

外城南门原来存在瓮城，但毁坏严重，通过探沟的发掘，发现一些线索，具体的形制布局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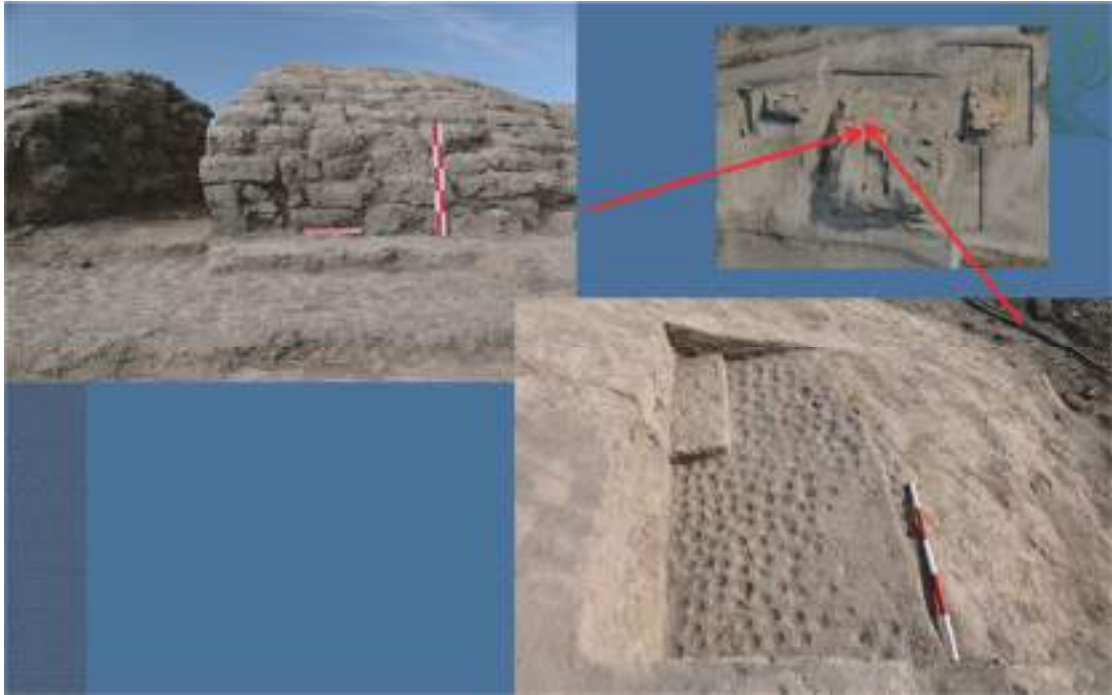
第二、对城市的道路、水系进行了初步的勘探解剖。

为了了解内城护城河水系，2019年在内城南连接护城河的沟状遗址里开了探沟，探沟向东延长至遗址。探沟发现的沙砾等遗迹现象，说明这条沟可能是内城护城河的引水渠道。探沟西侧中还发现骆驼的骨架等遗物，东段遗址位置发现一个较大的圆坑，坑中堆积了土坯、陶片、残地砖等，可能是后期形成的堆积。根据普探，城市中的用水主要是利用水井。除了护城壕，城中凹陷的沟壑均是道路，通过发掘可知，有的沟壑部分在后世曾被挖开，作为垃圾坑。部分内城护城壕可能在公元十世纪时，也被填满作为道路系统的一部分。

第三、对外城南门内侧附近的6号佛殿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布局、建造使用的技术和过程、周围存在的遗迹等。

2019年至2020年持续发掘的6号建筑基址为佛教寺院中一座佛殿的高台式基址，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整个高台佛殿基址外围发现部分围廊遗迹，围廊可能有围墙，东部两端有墩台遗址。夯土台基布设两层纵横交错分布的桩木槽孔，槽孔用专门的土坯两侧构筑，桩木放置妥当后，槽孔上再用土坯盖住，继续向上夯筑。从一些残留迹象看，夯土台基下部周围包砌一周土坯墙体，可以看出两次包砌，第一次包砌边缘有若干柱洞的痕迹；台基顶部先以土坯墙体垒砌横长方形框架，其内填充土坯残块，形成上层基址。上层基址可能分为一大一小南北两个房间，南侧房间地面涂抹石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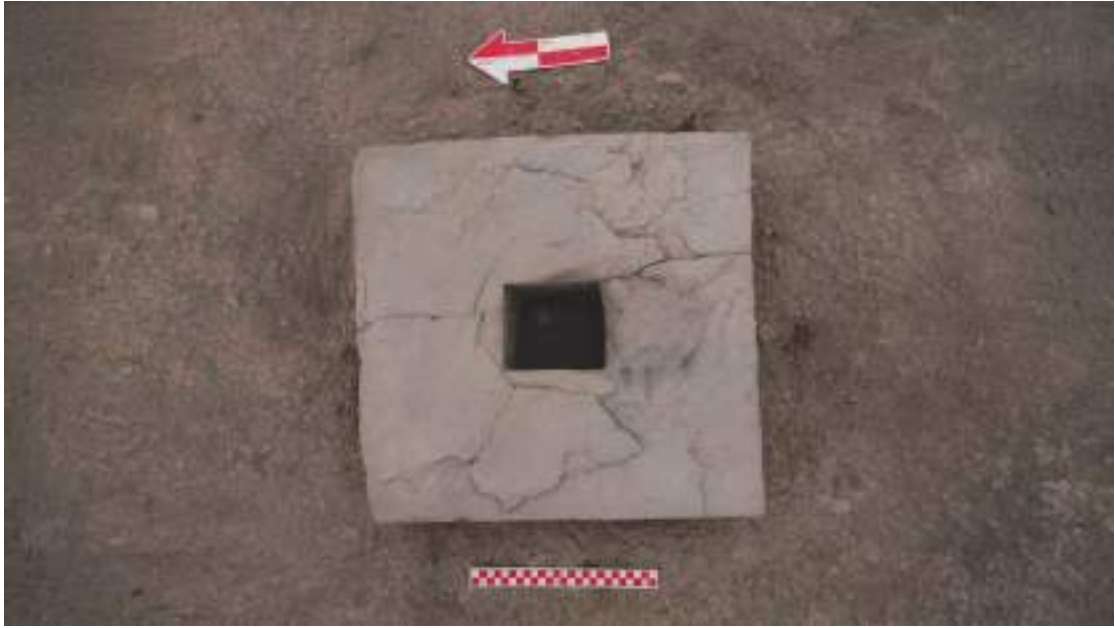


图六 6号佛寺遗址及出土釉彩龙形建筑饰件

6号建筑基址与之前发掘的5号佛塔遗址构成了北庭故城外城南门内一个规模较大的高昌回鹘时期的重要佛寺遗址。在距离6号高台佛殿遗址西侧约一百多米的探沟中，发现了景教（也里可温教）的铜十字架，十字架两面刻画有精细的人物图案等。说明历史上景教（也里可温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高台式基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可能掘土建筑高台佛殿后，挖出的这个坑成为半环绕佛殿的水池子，这种做法在城西的高昌回鹘王家寺院有明显的体现。探沟中发现，在佛寺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可能是佛寺的院墙。探沟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等（图六）。

第四、对城内重点建筑遗址的发掘。2020年的主要考古收获是清理出8号大型建筑居址，在内城北门南侧90米处，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说明这是一处自唐代到宋（辽及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土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图七）。







图七 北庭故城 8 号建筑遗址布局及出土柱础石、莲花纹瓦当

2021 年至 2022 年发掘了子城西南部的 10、11、13 号遗址。2021 年重点发掘了 10 号遗址（800 平米）、11 号遗址（600 平米），均位于子城西南角。子城是北庭故城的核心区域，10 号、11 号遗址所在的台地保存情况尚好，通过两个遗址的解剖，基本了解子城堆积保存的具体情况，以及子城破坏的程度。由于 11 号遗址出土了“悲田寺”残陶片，因此，这个区域有可能是一座佛教寺院，有可能是公元 640 始建的应运大宁寺（图八、九、十）。





11号遗址出土“悲田寺”刻文陶片

图八 10、11号遗址形制布局及出土器物

2022年清理1000平米，清理出灰坑37个，水井5个，房址1座，中部残留一个晚期的夯土台基，一部分垮塌。出土器物主要是各类陶器、铜钱、银币、炼渣等等。比较多的是建筑残件，比如瓦当、板瓦、筒瓦、长方砖、方砖等。总的数量不少，但可以作为小件的不多。大约40件，可以修复的陶器，大约有20件。比较重要的是在遗址发现了壁画碎片，其中有一块上面还剩一个眼睛，虽然很碎，但说明这个建筑群应当是一

个重要的宗教场所。2022 年发掘的情况表明，13 号遗址和我们推测的大致接近，应当是和 10、11 号遗址共同构成一个“品”字形的布局，也许，北部还有一进院，中间还有重要建筑，可惜已经被取土破坏，没有痕迹可寻了（图九）。



图九 2022 年发掘区域遗迹单位示意图及出土壁画残块



图十 北庭故城子城西南院落布局示意图

相关发现说明，这一区域在唐代时，和西北中轴线上夯土台基上的大殿以及西面的院落，共同构成子城西南院落中的重要建筑群。根据“悲田寺”残陶片、壁画残块等发现，可以认为这个院落曾经承担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体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为全景复原北庭故城的格局变化和具体建筑的兴衰提供了细节性的证据(图十)。

2023年4月15至11月12日，北庭考古队发掘了内城北门外台地上的1号遗址，面积800平米。结果为一座大型土坯构建的多间房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外有院墙。基址北墙长44.79米，残宽5.8米，西墙宽6米，现存大小房间7间，残存的3间房间较大，北墙南部有两个条形大库房。从地面和墙体看，遗址经过修补，始建可能是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沿用至元代，发现一片瓷片和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出土器物接近。由于建筑规模巨大，墙体宽厚，又有大型库房，初步推断是这个时期重要的官署遗址(图十一、十二)。



图十一 1号遗址位置以及发掘前的情况



图十二 1号遗址发掘结束后的俯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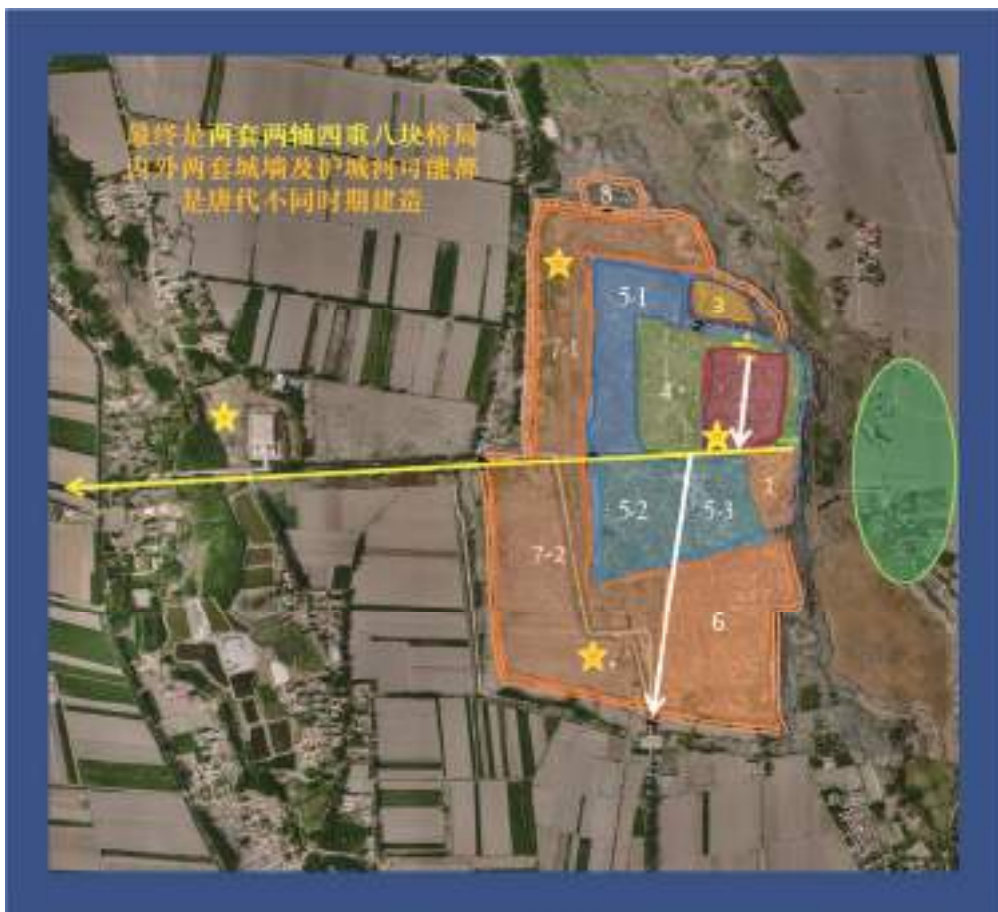
北庭考古队通过5条小的探沟解剖了1号遗址周围的院墙，发掘了一座水井和2个灰坑。另外通过2米宽的探沟解剖了1号遗址北部最外的城墙，发现此城墙初建于庭州城之后、北庭都护府之前，后来修补了两次。

结 语

北庭不是一座孤城，而是南与安西都护府相配合，以天山北麓不断建设完善的县、军镇、守捉、烽燧等带状网络分布的设施为支撑的体系，北庭城是北庭体系的核心，自唐至元在天山以北地区发挥了军政枢纽和商业中心的作用，其留下的城镇交通体系和精神文化遗产一直延续至今，是中原王朝有效管辖草原地区以及游牧人群的实物见证。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军政体系的考古研究可以为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体系提供关键性的学术支撑。为揭示大一统多元一体中国形成过程中文化人群多维互动、东西交流、农牧合体等问题提供物质文化层面的证据和研究成果。

2018 年至今已经发掘了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以及 1、6、8、10、11、13 号五处建筑遗址。对内外城的城门规制、护城壕结构以及早晚期改建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内城北门、西门以及外城南门、北门的相关考古发掘也能证明，内城的确是最早修筑的庭州城，而外城应当是后期为了安置瀚海军而扩建，内城和外城一起成为北庭城。6 号佛教遗址可能是接待宋使王延德的高台寺主殿遗址。8 号遗址是一处跨越北庭约 800 年完整周期的重要建筑基址。10、11、13 号遗址构成的院落曾经是唐代悲田寺所在。1 号遗址是高昌回鹘王国至元代时期的重要官署遗址。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确了内外城墙都是唐代所筑，唐代奠定了北庭“两套双轴四重”的大格局。这些工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庭故城最终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两轴四重八块”，两套指内外两城。两轴指子城南北向的中轴线和整个城市东西向的轴线。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所围区域（相当于庭州内城）、内城（相当于庭州外郭城）和外城（为北庭扩建的西延城）。故城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有的是用凹沟分割的地块，比如内城北门外的长方形地块；有的是后来用城垣围出的区域，比如羊马城，大致分为八块。庭州城，其总的形制布局可以总结为三重两轴，一定程度上说，在大的形制布局上以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为蓝本，城东河流寓意青龙，城西平坦之地寓意白虎。三重庭州城以西延城的方式扩建为北庭城以后，整个北庭城就可以分为两套四重了，东西向的轴线向西延伸得以保持，南北向的轴线仍然在子城不变，得以延续。这个大格局经宋辽、蒙元时期的高昌回鹘王国沿用，一直持续到元末明初，城市被彻底毁废（图十三）。



图十三 北庭故城最终的格局“两套两轴四重八块”

考古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 150 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应当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北庭故城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和见证，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唐至宋元时期，特别是唐代时期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管辖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宋元时期仍然在高昌回鹘（包括辽和西辽）和元代的管理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北庭为核心的军政体系曾经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华文明在此滋养古代各族人民，同时也和异域、边疆文化融合创新，这些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沛养分。以北庭故城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维护着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顺畅和繁荣，充分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因此也是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

执笔：郭物